

我每周都在田醫生那裡接受針灸和中藥治療**已達七年之久**，我認為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醫生，從他的治療中，我不僅在我所罹患的致命的疾病上得到益處，還在許許多多其它的健康問題上得到益處。

我是一個中年男子，美國土生土長的歐洲后裔，在我去看田醫生以前對中醫一無所知。在我去看他的前一年，我被診斷為**終末期的腎癌**。等到我去看田醫生的時候，我所接受的**化療臨床試驗治療已經失敗了，因為我的肺出現了轉移癌病灶**，我接受了手術將肺轉移癌拿掉，但那時西醫已經沒有任何辦法來治療我了。我願意去嘗試任何我能想得到的治療方法，包括中醫藥。我跟田醫生和另外一位著名的中醫都有預約，我之所以決定繼續接受田醫生的治療是有如下幾個理由：向我推薦田醫生的那個人說**田醫生具有治療癌症的專業知識，在中藥方面是知名的專家**，田醫生的診斷時間是一個小時，比別的醫生長了一倍，在診斷的過程中田醫生花了不少時間向我解釋他的治療方法並回答了我的問題。

後來我才發現田醫生除了接受過中醫方面的訓練外，還擁有西醫腫瘤學博士學位，他還研制了肝癌的治療藥物——混合的中草藥——目前已經在中國應用於臨床。他所接受的訓練使得他對癌症的認識上很有深度。此外，在過去多年來他已經治療了數百例癌症患者了。

我一直受益於他在腫瘤學方面的專業技能，他採用新的針灸技術，開出他自己設計的中藥處方，並按照我的病情改變而調整。他也根據病情開些中成藥（我應該說，我從他那裡學到的一點是，在中國許多疾病的治療，病人會認為中藥對於他們的治療上至少是跟針灸一樣中藥——且不說是更重要的話）。

在看田醫生大約一年以後，第二個轉移癌病灶又出現在肺部；又過了大約一年，第三個轉移灶又出現了。這兩個轉移癌病灶都用手術切除了，在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出現轉移病灶了，迄今為止我已經有了**五年半無癌生存期**。自從我看田醫生以來，我一直保持着健康的生活方式，這包括植物為基礎的飲食，但是這期間我所接受的針對我的癌症唯一的醫學治療就是田醫生的治療。我的西醫腫瘤科醫生說，**我的這種類型的腫瘤在這麼晚期了居然還能生存下來，這是十分罕見的**。

除了受益於他在癌症治療方面的專業技能以外，我還得益於他在治療許許多多其它病症方面的能力。田醫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就象一個中國版本的我們美國人稱之為的**老式鄉村醫生**。他看上去知道治療所有我讓他治療的病症，他治療的途徑是**整體性的**——他看的是整體的健康狀況，而不只是特定的某些症狀——他的治療是自然療法和非侵略性的，就象美國人傳說的那種鄉村醫生，他的治療似乎總是有效，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的。

我幾乎一生都在忍受花粉過敏的痛苦，整個春秋兩季都痛苦不堪，但田醫生卻能讓她完全治愈，通常就**只要一次治療就搞掂**。我喜歡告訴我的朋友他對我花粉過敏的治療簡直就是古代醫學的一個奇跡。此外，我還患有**胃酸倒流**多年，以前做了年度一次的內窺鏡檢查（檢查我喉嚨底部），結果發現因為胃酸倒流引起我咽喉發炎。田醫生給我開了些治療胃酸倒流的中藥，最後這次的內窺鏡檢查結果發現那些炎症顯著消退。還有，我不小心將自己的**腳踝非常嚴重地扭傷**，田醫生用針灸和中藥（他解釋說那是古時候中國練武的人用於治療跌打損傷，而如今在中國作為軍用的中藥）以及中藥膏藥治療我的腳踝扭傷，使得我恢復得很好。

除了得益於田醫生在特別的病症上的治療以外，我還在營養、運動和減壓方面得益於他的諮詢。

此外，我對田醫生很願意對我解釋他的治療一直很感激。當我向他求問的時候，他還會根據中醫的原理給出提高健康的建議，我個人發現其中蘊含了豐富的智慧又合乎常理。例如，他指出人類（跟許多哺乳類動物一樣）在冬季要順其自然減緩生活腳步，為要到來的春節和夏季能有活力作準備，因此在冬季晚上要有充足的睡眠是至關重要的。他非常有智慧和善於表達——他能將當今的政治和問題簡單明了地交通出來——我覺得如果他想當教師的話，他一定會是很好的教師。

眼下我的一般健康狀況非常之好，我個人認為他的治療改善了我整個的身體狀況，加強了我對疾病的天然的抵抗能力。

對我來說很清楚的是，田醫生是個少見的醫生，在我的推薦下，我的一個同事和我的一個家人都來看他，我們對於他在我們社群裡都感到非常幸運。

HJH

2016年11月